

梦剧场

小说版

一见钟情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现代出版社

根据电影《一见钟情》改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见钟情/晨子改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1
ISBN 7-80028-728-9

I. 一... II. 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620 号

一 见 钟 情

YI JIAN ZHONG QING

责任编辑: 陈红

封面设计: 程阳阳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12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数: 00001 ~ 2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728-9/I·160

定 价: 22.00 元



梦剧场

老布(陆毅饰)

久久(范冰冰饰)





东方(王东方 饰)

豆豆(海清 饰)

橘子(马伊俐 饰)

旗杆(雪村 饰)

拉拉(张衣 饰)

华姐(柳渊 饰)





梦剧场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楷 (李强 饰)

小蝶 (张晶 饰)



梦剧场



人 物 谱

老 布 (陆毅饰): 28 岁, 事业小成, 充满自信, 是个几乎没有缺点的完美男人, 是所有女孩眼里理想的结婚对象。但不甘心被人安排, 不喜欢那种冲着结婚而主动来结识他的女孩, 总想找到自己的最爱。小资情调浓重又有点临阵怯场, 用同事的话来说: 中场技术一流, 临门一脚太臭。和久久邂逅一次之后难以割舍, 寻找未果之后越发相信自己是爱上了这个女孩。

久 久 (范冰冰饰): 26 岁, 清瘦俏丽, 骨子里带着风情的味道。大学毕业留京的南方女孩, 在某房地产公司销售部担任经理。在公司表现得很成熟, 但在酒吧和朋友面前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对爱情和婚姻充满恐惧, 坚定地认为“爱情就是长相思而不是长相守, 而且是因为得不到才开始相思!”偶遇“老布”之后, 心里起过涟漪, 不过, 当老布来找她的时候, 她心绪复杂但死不认账。

她属于死吃不胖的女孩，一副近乎完美的身材让人羡慕不已，同时一致怀疑她有甲亢但又没有症状。吃与发呆是久久缓解压力的最有效的两种办法。

拉拉（张衣饰）：23岁，老布的同事。在几个男人中，他最小，是个油嘴滑舌的“坏孩子”。音乐世家出生，因此母亲给他起名为“拉拉”，虽然很有音乐天赋但是痛恨音乐，嗓子一流，吉他玩得也不错，但是拒绝开口唱歌。虽然年纪最小，可总觉得自己对生活看得最透：再伟大的爱情到了最后也是一男一女一起过日子！这种心态却正好和29岁的华姐的潜在需求一样，以一首歌赢得了成熟女人的芳心。被众人定义为有“恋母情结”。

华姐（柳渊饰）：29岁，四个女孩里最年长的大姐，有过短暂失败的婚姻之后加入了单身队伍。稳重矜持，在一家一流的美容院做发型设计师，占有股份，地位远非一般的小发型师能比，要找她做头发必须预约。基本上不去美容院上班，拎着一箱昂贵的工具上门给“贵族”们做头发，收入丰厚。在给男人们做发型的时候，按头发的数量多少收钱——头发越少收得越高。

她的酒量很大，从来不会醉。最后没喝一口酒却醉在一个比她小6岁的“坏孩子”拉拉的怀里。华姐爱上拉拉之后，解嘲的话是：他头发丰厚，我给他做头发的时候有成就感。

正 楷（李强饰）：25岁，其貌不扬的眼镜男子。也是老布的同事，算是个电脑专家。说话充满哲理而黑色幽默，呆板的表情下是诡谲。由于不忿老布被几个女人所涮，决定拉开架势为朋友两肋插刀，冲锋陷阵，结果英勇就义，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小 蝶（张晶饰）：25岁，又叫“夜飞蝶”，因为永远在夜里工作和生活。四个女孩里故做忧郁而越发显得妖媚的一个。性格略显乖戾，说话做事神神叨叨。

她的职业女性内衣设计从来无人喝彩，但自以为对女人从身体到心灵都很了解。觉得自己设计的不光是内衣，更是在设计女人和男人之间一种暧昧的关系——诱惑。

旗 杆（雪村饰）：33岁的钻石王老五，是老布一伙的经理，不苟言笑的家伙。员工除了工作之外，都懒得搭理他这个最没有情趣的“老男人”。没想到第一个爱上的就是他，而且爱上了一个绝对跟他不同的女孩。在恋爱之后突然浪漫到会写诗，并大声朗读，让全体职员经受了一次剧烈的惊吓：“我们相遇的整个秋天，像琥珀一样透明，我们的凝望，是琥珀里的昆虫。”

橘 子（马怡琍饰）：24岁，泼辣大胆，口齿伶俐，穿着够新潮够“IN”，都是那种无性别的服装，很飒也很男性化。

在一家旅行社当地陪，负责接待的是日本团队。每次解说完毕就高唱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因此被公司开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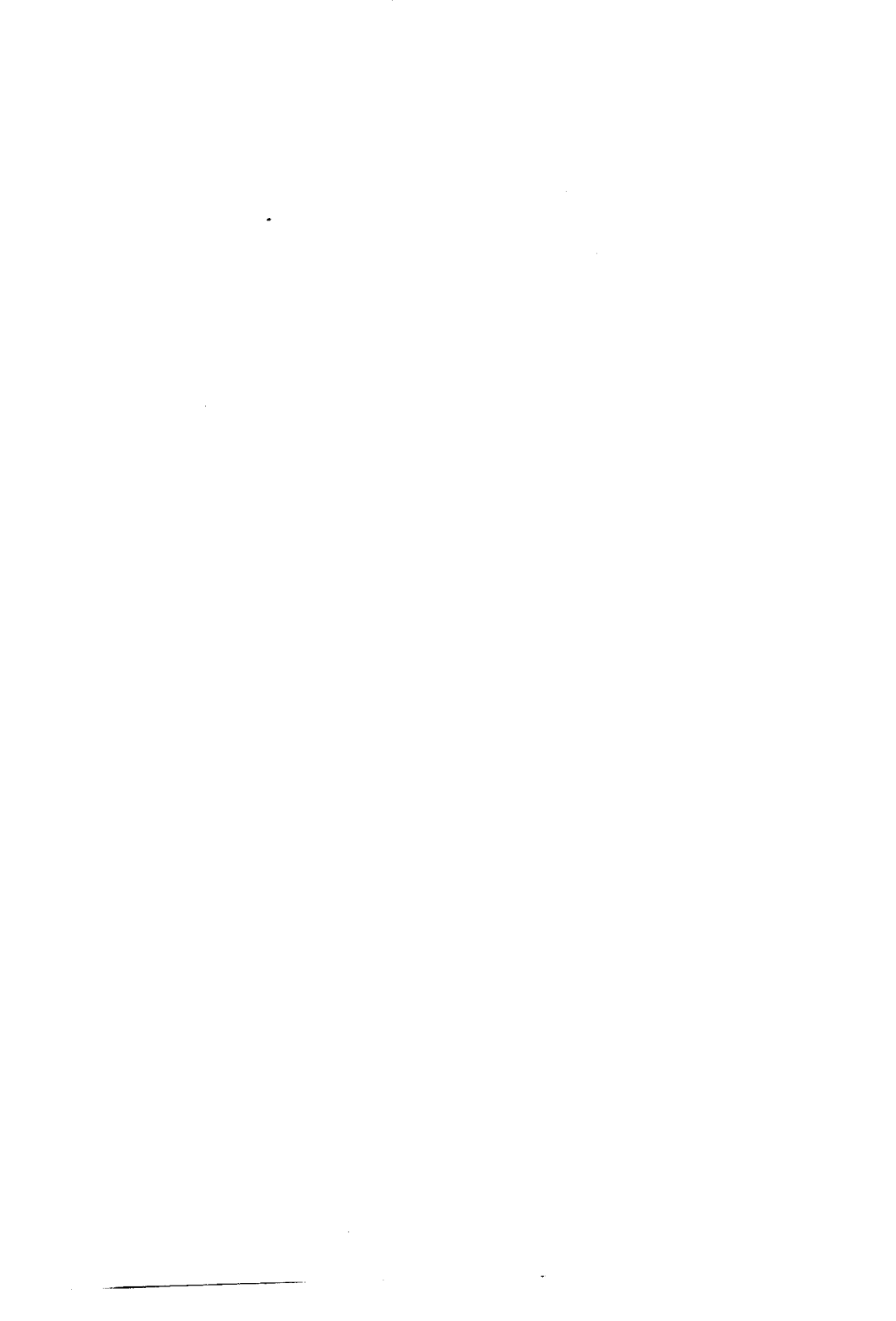
她是一个很闹很疯、行动没有章法的女孩，几乎每天都撞车，没人敢把车跟她停在一起，保险公司烦透了她，后来喜欢上她的男人也不得不成天跟在她后面付罚单。

东 方（王东方饰）：电视台摄像。一直喜欢豆豆，追求豆豆，痛恨世界上有人发明了“一见钟情”这四个字。每星期一次的求婚，成了报社办公室一景。其实也是在一次活动中以对豆豆的一见钟情而开始。

豆 豆（海清饰）：《京都日报》报社记者，聪明能干，热情爽朗，对那种按部就班、毫无情趣的爱情嗤之以鼻，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有一次惊心动魄的一见钟情。

第
1
章





夜

永远是深色的,像是在天地间洒下一大片浓浓的墨汁,没有留下一点明亮的缝隙。

在朦胧中,一个清纯而美丽的女孩渐渐出现在老布眼前,她伸出双手,紧紧地将他搂住,他也将她温柔地拥在怀里,一边用最轻最轻的手指小心地去碰触她的身体。原来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在说,女人的肌肤光滑得像绸缎一样,其实,用这种简单的比喻来形容她们,实在是太不够了。应该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光滑柔美得像女人的肌肤一样才对啊。老布一边望着女孩一边想。但是为什么他总是看不见她的脸呢,好像只要眼光一触及那里,就是空空的一片模糊,老布拼命睁大眼睛,试图分辨出什么来。突然间,一切就像一阵轻烟一样,在老布面前完全地消失了。

【禁剧场】.....

老布变得十分惊慌，他大声呼喊着，但他又叫不出那女孩的名字，他只能飞快地往前跑，终于，他狠狠地跌了一跤，醒了过来。

老布浑身大汗地从床上猛地坐起来，同样的一段情节，在他梦里已经反反复复出现了许多次，却又说不出什么缘由。他打开窗户，外面一片清冷，淡淡的还有一点月光，洒在窗台上。

就像一壶被沏过一遍又一遍而由香醇转为清淡的茶，浓重的夜幕渐渐被黎明的气息冲得越来越淡。早晨的光线从四面八方拥挤着奔射下来，逐渐占领了这个蛰伏在北方最安稳也是最富足地带的每个角落，整个凹凸有致的城市轮廓也变得越来越清晰。直到最后，“哗”的一声，像是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伸过来，将覆盖在城市上面的最后一层轻纱拈起，转眼便不知被抛到了什么地方。这时，都市这只庞然大物才真正地苏醒，它所有的神经末梢，所有的美妙、诱惑、高贵，当然还有肮脏的东西，在这一刻都像草地上的虫子一样暴露在阳光底下。

那种细微而又宏大的变化转瞬即逝，一瞬间，就这么一瞬间的就过去了，这就是世界啊，多美好多容易让人心生感慨。久久在猩红的落地窗帘后望着那些在耀眼的晨光中急急匆匆地奔向地铁口，奔向车站的人们。

望着那些在时而笔直时而蜿蜒的道路上前推后拥的车流时，她总是会这么聚精会神地想着。她已习惯了以这种心情去迎接每一个因为经受过不眠长夜的炮制，而不免显得有些疲倦和雷同的早晨，期待在这张过于熟悉的城市面孔之上获得一种陌生而又充满惊喜的发现，去体味一种重复背后的新鲜，无序背后的井然。

木制的小台子上，隔夜的红酒在镂花玻璃的衬托下显得更

..... *一见钟情*
Yijianzhongqing

加晶莹透明,只有在杯子的最低处沉淀着一丝不易被觉察的浑浊,使人会有一种陈年日久的感觉。久久并不在乎这些,她抬起手臂,将窗子推开,轻轻一挥手便将半杯剩下的酒泼到半空之外。这时候,清早的阳光以直线之势穿空而来,大片大片地坠落在久久的身上,让久久顿时感到一阵目眩。她扶住窗,突然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欢欣和惊喜。

面对着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丝毫特别之处的巨大的早晨,她以一种十分舒展的姿势张开双臂,去迎接那些夹杂着喧嚣的车流人流声音汹涌而上的光芒。多好的世界啊,欢迎你们。久久心里说。

阿全在这栋装修豪华的写字楼当电梯工已经有半个多月时间了,闲倒是挺闲的,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值班人员那里领来开电梯的钥匙,打开以后就一直坐在电梯里面,有人进来,就问一句:几楼?二十四。他就一摁按钮,电梯便反应敏捷地窜了上去,非常迅速,也非常稳定。每次把风度翩翩或气质独特的先生、小姐顺利送上楼的时候,年轻气壮的阿全都会有一种很满意的感觉,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为别人锦上添花的事情。

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着工作之便仔细观察那些神态各异的面孔,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每个人带来的每张脸都不相同,但好像又是千篇一律的。有的人从走进电梯到迈出电梯一直是板着脸,面无表情地看着电梯门缝,或者仰头看天花板;有的人拿穿着皮鞋的脚尖有节奏地敲击地板,嘴里还哼着昨天晚上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有的年轻女孩结着伴,有说有笑地聊着最近流行的颜色和时装,有时还会俯下身,在同伴耳边说着什么,接着两人便是一阵清脆的大笑。

[禁剧场].....

这是阿全觉得最兴奋的时候,他会真切地感到这个在大部分时间都被紧紧封闭着的狭小空间里突然有了活跃的东西,在一跳一跳地驱除着他单调工作中的乏味,直到她们或他们离开,电梯门重新关闭,那种余味似乎还留在空气里,要很久才会散。

但这两天,阿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伙子,总是在电梯里做一件同样的事情,看来今天一定也是如此了。果然,快九点的时候,这位帅气的年轻人走进电梯,用眼角扫了扫站在电梯里的人们,嘴边露出一线诡秘的笑意,转身也选择了一个较为端正的姿势站着。

电梯门在他面前缓缓合拢,电梯两侧的红字在逐级闪烁,年轻人突然伸出双手扑在电梯墙壁上,拼命用头撞着电梯壁,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不,不,你们不能再这样对我!我恨你们,我真的恨你们!别让我一个人这样等待,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理解我,我在做什么呀?谁能告诉我!你们说话呀!……”

所有站在电梯里的人都吓了一跳,众人的表情突然都是目瞪口呆,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这个一身名牌西装的青年为什么会在一瞬间来个如此歇斯底里的表演,是工作上被老板欺压了,还是感情上惨遭失恋而导致精神失常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或者根本就是一个混迹于高级写字楼的神经病?不明白。

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应该上前好好安慰他几句,或者置之不理,或者还是索性把他推到电梯外面,让他在长长的走道上涕泪横流,管他闹腾到什么时候。

还是阿全见多识广,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拍了拍青年的肩说:“别难过,有什么事想不开的,一个人到安静的地方待会儿,也就想开了。”

小伙子似乎不领阿全的情,哭号声变得更响亮了。阿全在他